

蔡皋 CAIGAO

湖南美术出版社



蔡 皋 CAI GAO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皋/蔡皋绘.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5356-2887-9

I. 蔡… II. 蔡… III. 插图—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0518号

蔡 皋 CAI GAO

著 者: 蔡 皋

装帧设计: 睿 子

责任编辑: 曹 勇

责任校对: 李奇志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8

印 张: 15.5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2887-9

定 价: 10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 @ 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蔡皋 1946年10月29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益阳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湖南美术家协会儿童艺术委员会主任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中国分会（CBBY）理事

底色

在做这本书时，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它，我还问自己，我的作品是什么？

我的作品是什么？它像是一泓清水，不大不小刚好照见我的天光和云影，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和我的作品很多与儿童、与民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有时以图画书的形式，有时以单幅画或其他形式出现，我都会看到它们在精神上的那种叠合。在童书里讲不够的东西挪到为成人的作品中去讲，成人作品里展示不了的东西复又归到图画书里去做，如此看来，我的作品又似那种“双面绣”，南方女子做的针线活。

我喜欢针线活，喜欢绣女们制作绣品时单纯而专注的心思。在我看来画家创作时的态度与绣女们一样，心中应有特定的对象，并怀有温暖的心思，那种作品是能打动人的。

现在出本书用于交流，是比较方便了。作品终归是要面对一个他者，否则永远处于自话自说之境，这不符合创作者的本意，我也一样。

谈创作不免谈生活，为避免冗长见，我想谈谈我的童年和青年几宗片断，我认为那时期的生活于我至关重要，它们的色调为我后来的生活和创作定了基调。

我的年龄大共和国三个年头，可以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所有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区别于别人的是，我们各自拥有一份独特的童年和青年……

我生在古城长沙。和所有古城一样，长沙在很久很久

以前存在过许许多多麻石铺就的小巷和街道，麻石小巷和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屋宇。那些小巷和街道皆有有趣的名字，例如“大古道巷”、“小古道巷”，这种巷名读起来像读一对双胞胎的名字；“东门捷径”则令人顿生诗经中的“东门之外……”的遐想。我们家搬过好几次，仓后街、怡长街，然之后是“青石井”。青石井有一口青石井，水甘而清冽，于是我童年就有许多东西会用到那井中之水，例如刮凉粉，例如凉瓜果、凉绿豆汁。青石井7号是我家前门，而后门则是犁头后街。犁头后街与犁头前街交汇处状如犁头，整街都是做篾匠和木匠活的店铺，上学一路上可以看到人们怎样生活。

我的家里有爸爸、翁妈、妹子们，外加一个重要人物——我的外婆。

我最喜欢我的外婆。

我外婆有一肚子故事，那些故事大都属于口头流传。传媒发生重要变化之后的当今，几乎再没有外婆讲这种口头流传的故事，新的外婆和外孙都在电视机前坐着，外婆的手里不用再做各种针线，因此也拉扯不出那么好听的民间故事。我们幸好有故事外婆，幸好外婆有做不完的针线活，我们亦有所不完的故事。

我外婆的故事有腔有调，有梔子花、茉莉花的异香，所以我的生活变得有腔有调，且有梔子花、茉莉花的异香。

除了故事，我外婆还会有情有致地安排一家人的生活。她会做甜酒，会做坛子菜，放藁头大蒜的坛子里漂着芝麻，

藟头又酸又甜，让人垂涎三尺。有一天，我和我的妹妹们没有节制地偷吃甜酒，大的几个没事，我的小妹则是醉卧床下，找她半天才找到。

我外婆似乎还是一个民俗专家。春节我家祭祖，办年饭，小孩子则玩罗汉，玩香棍子。香棍子用来做“毛姑姑”，占卜运气；清明则为外公扫墓兼踏青；夏至吃立夏它（长沙人爱吃的一种用糯米做的小吃）；秋至则做秋至胡椒；端午包粽子、做雄黄酒、看龙船。总之，有滋有味，四季分明。

除了四时八节的物事，我外婆还喜爱看戏，她看戏，我可以跟脚，因为我记戏文，还记角色，不仅记得角色，还要画这些角色，令她不敢小看。

这样，地方戏自然不必说，过路的戏班子的戏也是有戏必看。我喜欢老戏台，喜欢那种戏院气氛，直至日后或多或少把它们搬到画里去才觉熨帖，就是自此开始。

我外婆会做针线，做得最辉煌的是做鞋子，从搓麻线，打衬壳子，剪鞋样，纳鞋底，用槌头给鞋定型，一条龙。别人做鞋是一双双做，她做的鞋是一箱箱。她去北京姨妈家定居之前，为我们姐妹做了可供三年穿的布鞋，我们姐妹在此时已有五位，一三得三，二三得六，她老人家不就做了一箱？于是乎，我外婆提拔我做帮手，我负责将一双双鞋做记号，在白鞋底标上咪一、咪二、咪三，玲一、玲二、玲三……

敬神的功课有时也让我做，我爬三级梯子往神龛上插三炷香，以棍击磬，听它发出三通脆响后，双手合十。然后是天井，天井南向的墙上有三个插座，皆铁制，那儿没有牌位，祭的是天。我在不知道天的情况下，感到了天的神圣。这种庄严的事情做着，人也就懂得有敬畏，人生在我的眼目中渐渐显出庄严气相。

我外婆是个魔法师，她有层出不穷的单方，那些单方出奇有效，幼年的我亲眼看她救了我四妹和一个叫坚弟的男孩的命。我还亲自服过她的单方，不出半个钟头，它止住了我剧烈的肚子痛。她教她的亲朋戚友在秋至时分，按时按点制作胡椒，那种胡椒她冠名为“秋至胡椒”，畏寒怕冷，肚子痛吃一把很管用，有时还会从她的抽屉里找出小

包茶似的粉末和香灰，那也是灵物，放在开水里一泡，灌给我的妹子喝，居然有用。现在依然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外婆送我最好的东西莫过于自信，当我能领着我的二妹摇摇摆摆穿越小巷去上学，外婆即教我们“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一类。“进门看脸色”比较容易，省得挨骂，“出门看天色”我看出的是“天天是好天”，就是不肯带伞。背着书包、拎着石板、牵着妹妹，还要夹两把伞，而且是纸伞，是何等景象？所以雨一来，我就赤着脚或是不赤着脚跑回来。不管我赤着脚还是不赤着脚跑回来，我外婆总是预备有表扬给我，赤着脚是因为我识得艰难，爱惜布鞋，不赤着脚是爱惜身体，免得病，省得钱，一样是懂事。我二妹跟我学，但学反了，所以得“相反”。这种启蒙使我捡到一份自信和自立的观念，并且学会了最为原始的辩证法。这不能说外婆不懂得辩证，不懂得教育。

开始画画有种大胆的作风要归功于我全家的宽容，我爸一年四季在外头，自然对我们是大宽容，外婆和我翁妈，加上放假归宁的姨妈，那位表演天才，都是戏迷。她们不仅让我看戏，参与她们外交，而且送我颜色，加起来就是大宽松。在没有颜色之前，我会从床脚下耐烦找松软的木炭，在一张张门背后的粉墙上画大型壁画，乱七八糟，墨墨黑黑，她们也不骂我。我的芳邻齐嫂子，则背着或抱着她的婴儿站在我背后紧看，意犹未尽之时居然请我去她家的门背后也画它一幅，让我这个画家着实兴奋了一把。我有几个读者？包括那个婴儿，我妹子，有一桌人！

童年的天空，飘着风筝；童年的衣服，花花绿绿；童年的气息，混合栀子花和茉莉花的异香；童年的色彩，传说一样奇妙。我找童年，同时找到了民间。原来，我本民间。朴素深厚的、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间。

在我懂得去一所好的学校可以继续读到好书的年月，我被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录取。湖南一师学校是个师资力量强，藏书很丰富的学校，我欢喜不尽地在那儿读了一些好书。当《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之后，图书馆大量图书被禁，我只能读到郭沫若、鲁迅和毛主席著作。在批判《燕山夜话》的浪潮中仔细读被批判

的那些原文。幸好此前已读过不少中外名著，包括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大都囫圇读过了。

无书可读的岁月，我还是可以借到手抄本的书稿，借到好抄本，譬如古文笔法一类的书，我就抄书，抄书比借书还管用，我借此能背诵一些好散文，而笔记本至今还保留有一本。为此，我没少挨批评。

我有机会还会画点画。画画多指为墙报或油印刊物画插图，偶尔停课画学习毛著标兵，我把这种事当创作做。记得我做黑板报时，校长书记也来看，有一次何戈心校长来了，看到我在迎接国庆专栏上的插图中写有“普天同庆”字样，便说不妥，“帝国主义一类不会‘同庆’”他说。于是，我又有了彻悟。

罗校长，罗三德也是很有味的人，他喜欢下班级亲授诗词课，专讲毛主席诗词，讲得高兴，人会一上一下，坐在后排的学生就会看到他忽地没了，忽地又拱出来，声情并茂。最是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深入学生实际，看学生的作文。有次支援“双抢”，罗校长也去。他有胃病，每天只能吃二两米稀饭。他忽然在我旁边插秧，一边插秧一边问我：“蔡皋，你看这个插田容易些还是写文章容易些？”这话问得不好回答，我一时失语。但却知道他是看过我的作文的人，很是感激。不料他这句话后来被人篡改，成了他在文革时期“争夺接班人”的罪状。

我的美术课王正德老师、语文课曾令衡老师皆是很会上课，很有本事的人，这样的老师第一师范还有不少。我听他们的课总是有神采飞扬之感。

我欢喜我的母校，虽然所有的欢喜皆有不欢喜卧底，但我把它们加起来喜欢，我喜欢我敬爱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在地覆天翻慨而慷的岁月，我们班级称得上波澜不惊，我在这种对比关系中完成人生初步的预备功课，这种功课使我在走向社会时已懂得了什么是我根本的需要。

毕业之后，在当地（株洲县）文化馆敬绘了一年的毛主席光辉形象。然后，安安稳稳地去了该县最为偏僻的山区太湖小学当一名教师。

去太湖，起初是作为一种惩罚，是我不听话，不愿按

上级要求打别人的小报告，不愿在“掺沙子”机制中（指向“臭知识分子”群中做分离物质）做沙婆子的缘故。不料，我因此却获得六年亲近乡土的机会。

我喜欢山村，客居山村与下放山村的概念是两样的，我的处境介乎其间，因为我主要是在那儿当教师。这种处境使我既生活在山村又跟乡民生活有一定距离，距离产生了美感，山村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在我全是一个好。所以无论教师如何辛苦，上课堂堂进，下课当农民。但已知春插秋收，砍柴担水“无非妙道”的人已存有一种念想，存有在生活的艰苦中体味人生深层的喜乐的念想，我的思想境界渐趋明朗，我的生活也日日是好日地好起来。

太湖并没有湖，太字是方言大的谐音，是山与山之间的谷地，绿浪滚滚，其状若湖罢了。

与太湖相邻是八斗，它是个比太湖更偏，更具原始美的山区。我所在的学校由古祠改制，祠里的六朝松依然顶一团绿茵，上下课的钟声敲响，远近山谷都有回声。我喜欢乡居生活，喜欢田亩山谷，我可爱的田亩山谷因钟声而平添了一种禅意。

走笔至此，底色已显。我的朋友，你们已大致上看到我的从前，往下看，我作品中的东西兴许会来帮我再作些许补充，它们毕竟是底色之上的意象和笔触，有它们自己说话的方式。

我顶喜欢笔触。

我常问自己，你爱“好”，“好”是什么咧？是针好、线好、材料好？

我回说，是，又不完全是。“好”，是一种心思。心思一好，一切皆好。即使手法生一点，兴许还会有助于一种蠢蠢的、好的表达。

好是一种能力，使一切手法的表达能力变得有了自由度。否则，针就是针，线就是线，材料终归是一堆材料。

是为序。

蔡皋 2008.1.18. 长沙

目 录

自序 底色 1

独幅画

笛声	1
谁啊?	2
花与人之一	3
红芍药	4
花与人之二	5
交流	6
花与人之三	7
花与人	8
惠安记忆	9
花间	10
东门之外	11
相望	12
它们感觉到有一种召唤	13
有花开的日子	14
关于有太阳的早晨的事	15
啊,布籽的季节啊	16
女孩与花	18
藤草们如是说	19
点缀	20
热恋的季节	22
日日是好日	23
我们的故事	24
花开富贵	26
旧时月色·种莲子	28
时间	30
秋声	31
百合	32
丝瓜	34
春树	35
古风	36
镜相之一	37
墙之一	38
蕾	39
门	40
静默	41
日子	42
荷塘	43
农十忙·车水	44

农十忙·插田	45
农十忙·扳砖	46
遇见	47
工地	49

图画书插图

七姐妹	51
干将莫邪	52
海的女儿	54
李尔王	57
螺女	60
青凤	61
晒龙袍的六月六	62
荒园狐精	64
我是中国孩子	72
百鸟羽龙袍	74
隐形叶子	76
桃花源的故事	77
花木兰	90
孟姜女	94
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事集	96
花仙人	100
阿黑小史	101
聊斋志异	103
念楼学短	104
蔡皋简历	105

文

我读《聊斋志异》	蔡皋	67
蔡皋——把传统潜藏在		
心灵深处		70
绝妙的“黑色表现手法”		
日·若山宪		70
走进《宝儿》的插图世界		
王菊生		71
遥望桃花源	蔡皋	77
得而复失的精神家园		
——解读蔡皋的绘本		
《桃花源的故事》		
聂鑫森		82
珠玉之作	日·杉浦康平	89





谁啊？ 纸本水粉 19.5×25cm 2004年



花与人之一 纸本水粉 73×56cm 2004年



红芍药 纸本水粉 33.5×81cm 2004年



花与人之二 纸本水粉 63.5×54.5cm 2004年



交流 布画油画 78×102cm 2004年



花与人之三 纸本水粉 69×56cm 2004年



花与人 纸本水粉 58×49.5cm 2004年



惠安记忆 纸本水粉 75×56cm 2002年